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話本 – 貪欣誤 第五回 雲來姐 巧破梅花陣

五遁奇門述，株株見□□。步罡被錦傘，咤叱起□□。
逐崇宗丹□，傳刀有□□。
只今揮指輩，誰復是陰謀。

凡人禍福死生，都有個一定之數，那一個能挽回得來？就是那至聖如孔子，也免不得陳蔡之厄；大賢若顏子，也免不得三十之夭。然古今來亦自有法家術士，憑著自己手段，豈無轉禍為福，起死回生的時節？究竟能轉移得來，這就是個數。我看世界上人，只隨自己的性兒，怪著這個人，便千方百計去陷害他，加之以禍，置之以死。除非那個人該當要死，該當有禍，才湊著你的機關；不然你去算計人，人也會來算計你。縱使這個人被你算計倒了，或是自己限於勢力不能還報，或一時躲過了，卻不知那個青天湛湛，最肯為人抱負不平，斷斷不容你躲過。這卻不是使心用心，反累其身麼！

話說近年間，山東東昌府有一個員外，姓富名潤。單生一女，生下之時，只見仙樂繞繞，異香襲人，滿室中都是彩雲圍結，以此名喚雲來。年長到十五歲，丰姿清秀，體態妖嬌；更兼聰明慧巧，好看異書，凡天文地理，陰陽卦命，無所不通。以此為人占卜禍福，課算生死，應驗如神。凡有人來求他的，只是不肯輕試。然又心腸極慈，但遇那貧窮孤苦之人，又肯極力為他出步耐力。

忽一日，緊間壁一個媽媽姓段，那段媽媽六十於歲，並世守寡，望靠著一個兒子，叫做段昌。段昌出外生理，日久不回，媽媽終日想望，杳無音信。心下記念不過，走到間壁，去求雲來姐占卜，雲來姐再三不肯。

十里之外，有個專門課卜的，叫做石道明。那石道明課卜，凡人死生禍福，絲毫不差。每課足足要一錢銀子，若一課不准，情願出銀一兩，反輸與那個人，所以遠近的人，紛紛簇簇，都來向他買課。然買課的人極多，略去遲些，便輪他不著。那段媽媽起了一個五更，走到石家門口，卻又有數十人等著他，那裡輪得著媽媽？媽媽等到晚，只得回來，次日五更又早去，又輪不著。一連七八日，再不能輪著媽媽，憂悶之極，索性起了個半夜，到他門首坐著，等他開門。因想念兒子，便苦苦啞啞，哭將起來。道明聽見門外有人哭響，便起來開門，叫媽媽進來，問他緣故，媽媽告訴了一番。將那課筒兒搗了，禱告天地已畢，道明占下一卦，便叫道：「阿或！阿呀！此卦大凶！你兒子命斷祿絕，應在今夜三更時分，合當在碎磚石下壓死。」媽媽聽說，慌忙還了卦錢，一路哭到家裡，且是極其哀切。正是：

世上萬般哀苦事，無非死別與生離。

那雲來姐在間壁，聽得哭聲甚是淒慘，便去問媽媽道：「你每日歡歡喜喜，今日何故哭得這樣苦切？」媽媽曉得雲來肚腸極熱，且又精於課數，便道：「我守寡半世，單單靠著這個兒子，今命在旦夕了！」又大哭起來，雲來道：「你怎麼便知他要死？」媽媽把石道明的話說了一遍。雲來道：「難道石先生這樣靈驗？將你兒子八字念來，我替他課算一命看。」媽媽便將八字說與雲來，雲來將手來輪著，又排一卦，仔細詳斷。呆了半響，便把頭來搖道：「石先生真是神仙，果然名下無虛。你的兒子果是今夜三更，要死在碎磚石下。」媽媽聽了大哭，昏僕在地。這些鄰舍們走來看，也有眼淚出的，也有替他叫苦的，也有拿薑湯來救他的，團團簇簇，計較真是沒法。

只見雲來微微的冷笑道：「還不妨，有救哩！這些鄰舍們見說有救，便都向雲來齊齊施出禮，求道：「雲小姐，沒奈何，看這媽媽可憐得緊，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。便看我眾人面上，救他一救。」雲來道：「救到救了，只是石先生得知，要怪我哩！」那媽媽時想道：「這個女子，卻又說天話了，難道石先生不准了不成？」然又心下放不過，或者他有些法兒，能救得也不可。便向著雲來拜了兩拜道：「姐姐，若能救得我兒子，便是重生父母，再長爹娘。」雲來道：「你若依我吩咐，包管你兒子不死。」媽媽大喜道：「但憑吩咐，敢不遵依。」雲來道：「如此如此，你可速速備辦。」那媽媽連忙應允，一一備下。

只見三更時分，雲來到他家，貼起一位星官馬，點起兩支大燭，一盞油燈，一碗清水，一個雞子，擺在中堂。又對媽媽說：「你可剪下一縷頭髮來。」媽媽只得應允，剪下遞與雲來。雲來將頭髮縛在木杓上，左手拿了木構，右手搗了真訣，口內唸唸有詞，到門首把大門連敲三下，叫媽媽高叫三聲，道：「段昌！段昌！段昌！」已畢，雲來自回家去。看他應驗何如？正是：

青龍共白虎同行，吉凶事全然未保。

且說段昌出外長久，想念家裡，心忙繚亂，徑奔回家。飢餐渴飲，一路辛苦，不在話下。因趕路程，不覺晚了。只見：

金烏漸漸墜西山，玉兔看看上碧欄。

深院佳人頻報導，月移花影到欄杆。

天色已晚。怎見那昨晚景天氣？有只詞兒，單道晚景，詞名《滿庭芳》：

山抹微雲，天連衰草，畫角聲斷樵門。暫停徵棹，聊共飲芳樽。多年蓬萊舊事，空回首，煙靄紛紛。斜陽外，寒鴉數點，流水繞孤村。斷銷魂。當此際，香囊暗解，行李輕分。謾贏得、秦樓薄倖名存。此地何時見也。襟袖上、空染啼痕。傷情處，高城望斷，燈火黃昏。

段昌見天色晚了，入城還有四十里路，如何走得及？前不著村，後不著店，怎生是好？正憂慮間，忽然飛沙走石，狂風猛雨，滿身透濕，慌忙走入一個破窯內躲避。那雨果是來得猛烈，段昌見雨大，又睡不著，做得一首詞兒消遣，名《滿江紅》：

窯裡無眠，孤棲靜，瀟瀟雨意。南樓近，更移三鼓，漏傳好永。點點不離楊柳外，聲聲只在芭蕉裡。也不管，滴破故鄉心，愁人耳。無似有，游絲細，聚復散，真珠碎。天應吩咐與，別離滋味。破我一窠蝴蝶夢，輸他雙枕鴛鴦睡。向此際，別有好思量，人千里。

詞畢，已是三更時分，正要合眼，夢裡神思不安，忽聽得外面三聲響亮，高叫道：「段昌！段昌！段昌！」卻似我母親聲音，如何到了這裡？慌忙出來看時，四下裡又不見些影兒。正要復入窯中躡作片時，只見一聲響，原來破窯被雨淋倒了，幾幾乎壓死。段昌連忙住了腳，唬得魂不附體，叫了幾聲觀世音菩薩，道：「我段昌這時節，想是災星過限，要略遲一會，豈不死在窯中？我家老母不得見面，這骨頭也沒處來尋，好不苦也！虧了神明保佑，還有救星，明日回家，大大了個願心。古人說得好：『大限不死，必有後祿。』我段昌後來，畢竟還有好哩！」十分歡喜，到那碎磚內，尋撥行李，挨到天明，入城到家，見了母親。

那母親見了兒子回來，喜出望外，心裡想道：「這雲來姐果然有些意思。」連忙抱住兒子，哭了幾聲，道：「我的兒，你緣何得早回來？我昨日到石先生家買卦，說昨夜你三更時分，該死在碎磚內，因此回家大哭，昏倒在地，虧了鄰捨家，都來救醒。你如何今日得好好的回家？這石先生的課，卻卜不著了。」段昌道：「不要說起，說也奇怪。孩兒因趕路辛苦，天晚不及入城，且又大兩狂風，無處存身，只得躲入一個破窯內去。將近三更時分，夢寐中只聽得母親在外叫我名字三聲，慌忙走出來看，四下裡尋，又不見母親。正待要復入窯中，只聽得應天一聲響，破窯被雨衝倒，幾乎壓死在窯裡。這卻不是石先生課卜得著了？只是說我該死，我卻沒死，這又卜不著了。我聞他一課不准，輸銀一兩。母親可去問他討這一兩銀子，完了願心，謝這神明。」媽媽道：「石先生算不著，不必說起，卻又有一個卜得著的，這個人卻是你的大恩人，你可速速拜謝他。」段昌道：「卻是那個？」媽媽道：「是間壁雲來姐。」段昌道：「他是個香閨弱質，卻如何有這靈應？卻是怎麼樣救我的？」媽媽將夜來演鎮之法，一一說與段昌知道。段昌即忙走到富家，向雲來姐深深的拜了四拜，一面叫了一班戲子，擺起神馬，備下牲體，又盛設一席，請雲來上坐看戲。

戲完，到了次早，媽媽道：「我同你到石先生家，討這一兩銀子，看他怎麼樣說。」於是母子同往石家討銀。石先生見了媽媽娘兒兩個，默默無言，滿面羞慚，只得輸銀一兩，付與媽媽去了。心中暗想道：「我石道明從不曾有不準的課，這課卻如何不准

了？好生古怪，必有原故。」私下叫兒子石崇吩咐道：「你可悄悄到富家門首打探，看段昌卻如何得救。」石崇果然到段家相近，只聽得這些鄰舍，飛飛揚揚，傳說段昌夜間之事：石先生起課不靈，卻虧了富家雲來姐這般演鎮，得有救星。那石崇回去，一五一十告訴了石先生。石先生道：「道丫頭這般可惡，我石道明怎麼肯輸這口氣與他！」眉頭一展，計上心來，道：「我有處，我有處！」

卻說那富家村有個鄧尚書的墳墓，墓旁有個大石人，離雲來家裡只有一里路。到了三更時分，石先生到鄧尚書墳裡，朝著石人左手搦訣，右手仗劍，把一道符貼在石人身上。口內念有詞，道聲：「疾！」那大石人卻也作怪得緊，徑往空中飛了去。道明暗喜，說：「這番這丫頭要死也。」那料雲來日間演下一數，早曉得自家該於三更時分，有大石人壓在身上。於是畫起一道符，貼在臥房門上，房內點了盞燈，對燈坐著不睡。到了三更時分，果然一陣鬼頭風，從西南上來，卻有一塊大石應天一響，把房門一撞，恰好撞著那符兒，大石人跌倒在地。雲來開門看時，笑道：「原來果如我所料，這石先生卻要拿石人壓我身，害我性命，心腸太毒。我卻不下這樣毒手，只略略用個法兒，小耍他一場。」於是又畫了一符，左手捻訣，右手持一碗法水，把符貼在石人身上，口中唸唸有詞，噴了一口法水，道聲：「疾！」那大石人又飛也相似從空而去，即好端端正正當對著石先生牆門立住。石先生那裡料他有這手段！到了天明，正要叫兒子去富家門首，打聽雲來消息，開門一看，只見一個大石人，當門而立。吃了一驚，連忙叫石先生來看，也吃了一驚，道：「這丫頭倒有這手段！」卻說那石家牆門甚小，那大石人當門塞住，只好側著身子出來進去，好生苦楚。那些買卦的人，約有百人要進門，卻又進不得，只得又號召許多鄰舍，死命合力去抬，那石人動也不動；石先生無計可施，又用下百般法術遣他，只是一些不動。約有一月，這些買卦的人，因進出不便，多有回去，卻又一傳三，要來買卦的，都不來了。

石先生見沒了生意，石人當門，進出又難，又百法遣他不去，心上尤悶之極。無可奈何，只得備了些禮物，親自到富家拜求。雲來只是不理他，只得得到間壁去見段媽媽，千求萬告，要媽媽去討個分上。媽媽因石先生為著自己兒子，所以起這禍端，只得得到雲來姐房內，婉轉代求。雲來道：「我並不收他些毫禮物，只要他跪在我大門首，等我與他一個符兒去。」媽媽傳言與石先生，石先生只得雙膝跪在門首。約有兩個時辰，只見媽媽傳出小小一張符兒，遞與石先生。石先生將符看時，稱贊道：「我石道明那一個法個不曉得，只這符兒卻從來不曾見。」歡天喜地，走到門首，將符貼在大石人身上。那石人好生作怪，侯爾從空飛去，仍落在鄧尚書墓前不題。

卻說那石先生只是心中憤憤不快，恨著雲來，又沒個法兒去報復他。悶悶之間，戲筆題道：

閒似江淹去筆□，愁如宋玉悲秋。

子瞻不幸貶黃州，寡婦孤兒獨守。

正在昏悶之間，卻有個相厚朋友，姓烏名有，攜了些酒食來與石先生解悶。兩人對酌，說了些閒話，未免說到家常事來。那烏有道：「我今星辰不好，整整的病了半年，這惡星辰不知幾時得出？」石先生道：「不難，你明早可來，我與你將八字排看，便知明白。」那烏有喏喏而去。

次早，烏有先到來，將八字與石先生排看，又占下一卦。石先生連聲叫道：「阿呀，阿呀！不好，不好！可憐你年五十歲，卻該本月十五日子時暴疾而死。」烏有慌著問道：「還有救麼？」石先生又仔細看道：「斷沒有救。奈何，奈何！」歎息道：「我與你相好一生，天以為贈，送你白銀二兩，可去買些酒食，快活吃了，待死而已。死後衣裳棺木，俱是我買。」烏有收了銀子，大哭出門，有詞《江城子》云：

西城楊柳弄春柔。動離憂，淚難收。猶記多情，曾為係歸舟。碧野朱橋當日事，人不見，水空流。韶華不為少年留。恨悠悠，幾時休。飛絮落花時候了，一登樓。便做春江都是淚，流不盡，許多愁。

烏有大哭歸，將銀子買了酒食，與妻子吃了分別。妻子道：「石先生也有算不著的時候。」因把那雲來姐救段昌之事說了一回，道：「怎得那雲來姐救救才好。」烏有道：「我與富家並沒往來，他如何肯？」妻子道：「要求性命，也說不得，我與你同去求他便了。」夫妻二人哀哀出門，烏有道：「石先生說斷沒有救的，今去見雲來姐，恐亦無救處，到多了這一番事，不如不去也罷。」妻子道：「萬一有救，也未可和，且又不費什麼，好歹走這一遭。」於是急急回到富家門首。妻子徑到雲來房內，備說其故。雲來想道：「那石先生道我破他的法，他好生懷恨，今番又去破他，卻不仇恨越深了？」再三不肯。那妻子大哭，跪了拜求。雲來姐的肚腸，卻是極慈的，見他哭得這般哀切，又求得這般至誠，便一把拽起那妻子，道：「你且說你丈夫八字來看。」妻子說了八字，雲來把手一輪，便道：「你丈夫果然該死。」妻子道：「可有救麼？」雲來道：「怎麼沒救？」妻子哭道：「只求姐姐救我丈夫一命。」雲來道：「我救便救，只是不要對石先生說便好。」妻子搖手道：「決不！決不！」雲來畫了一張符，遞與那妻子，道：「你快回去，買七分門紙，時鮮果品，香花燈燭，淨茶七盞，七盞門燈，於潔淨處排下，將符燒化了。待四更時分，燒香跪下，伺候北斗星君朝玉帝而回，雲駕打你頭頂經過，你卻要志誠誦念大聖北斗七元君。」妻子與烏有歡喜拜謝到家，一一全備，齋戒沐浴，換了新衣。

夜至四更，夫妻二人一心朝著北斗而拜。果然人有善念，天必從之，不多時，遙遙望見北斗七星。閃閃爍爍，時晃晃的。如有白日，碧天如洗，忽然彩雲飛起，果然好光景。有詞為證，詞名《醉蓬萊》：

漸看月明下，隴首雲飛，素秋新霽。華闕中天，鎮蔥蔥佳氣。嫩菊黃深，拒霜紅淺，近寶階香砌。玉宇無塵，金莖有露，碧天如水。正值昇平，萬幾多暇，夜色澄鮮，漏聲迢遞。南極星中，有老人呈瑞。此際宸游，鳳輦何處？度管弦聲脆。太液波翻，披香簾捲，月明風細。

只見那彩雲飛處，果然七位真君，金童玉女持著彩幡寶蓋，按著雲頭而下。那烏有跪了，苦求陽壽。那第一位真君道：「你是辰申生人，係第五位北斗丹元廉貞真星君所管。」那第五位真君道：「你命該盡，因你致誠懇告，增壽一紀。」烏有聽罷大悅，低頭便拜。忽然一陣香，抬頭看時，冉冉從碧空而上，須臾不見了。自此烏有月月奉齋門素，行方便，作好事，壽果七十。這也是後話不表。

次早，夫妻二人同去拜謝雲來。雲來又囑咐他，決不可對石道明說，二人應允而回。烏有道：「雖是雲來姐救我性命，也虧石先生課算，對我說該死，故我才救救星。若他不與我課算，卻不昨夜嗚呼哀哉了！只是他說我斷斷沒救，卻又不准了。今日去謝他，看他怎麼說？」妻子道：「去便去，千萬不要說是雲來姐救你的。」烏有應允而去。見了石先生，那石先生呆做一團，道：「你卻如何得活？是那個救你的？」烏有說：「我夜來並無暴疾，也並沒人救我，卻是北斗星君救的。」石先生道：「你如何得見星君？星君如何救你？你卻說說看。」烏有道：「我只聞北斗司壽，故我志誠向北而跪，親見星君從空而下，許我增壽一紀。」石先生道：「這畢竟有人教你的，你可從實說來。」烏有只是低頭不語。石先生想了半日，把手一輪，佯問道：「我曉得了，卻是雲來這婆娘。」烏有搖手道：「沒相干！沒相干！」石先生道：「我卻未卜先知，手裡輪出是他救你，卻來哄我。」烏有低了頭，只是不做聲，作謝而去。」石先生原假意把話去探他真情，看他低頭無語光景，卻真是雲來了。心中想道：「這婆娘好生無禮，前番段昌之事，破了我法，今番又與我作對，畢竟斬除此婦，方消我恨。」呆了半晌，想道：「我有計在此。」

從空布下彌天網，任你飛鳴無處投。

卻說那石先生怎麼樣計較？只見他閉門三日，不出去賣卦，卻在一間空屋內，鋪下法壇，擺了五個香案，乃是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行方位，畫符五道，步罡捻訣，披髮仗劍，口內唸唸有詞，道聲：「疾！」只見東南上狂風忽起，雷電大作，那五道符，從空旋舞，這叫做「梅花陣」。石先生道：「這『梅花陣』乃是九天玄女秘訣，那潑賤如何曉得？這番定死在我手裡了！」

卻說雲來姐正在房中睡著，忽聽見東南上狂風忽起，雷電大作，心裡想道：「這卻古怪，畢竟又是這妖賊來害我性命了！」披衣急起，開門看天，只見五道白氣，半空旋舞。雲來道：「這是『梅花陣』，是我演成的，他倒要來害我。我只消略顯神通，叫他

再來跪求。」即時捻訣，望著這五道符，口內唸唸有詞，道聲：「疾！」卻也作怪得緊，那五道符竟飛了回去，一個大霹靂，把石道明正屋打倒一間，兒子驚死在地。道明唬個半死，連忙去救，兒子心頭卻是熱的，只是動不得，脫下衣服來看，只見背上有五道梅花符，卻像刊刻定的，百般演法，再不能救，死去三日不醒。道明大哭道：「屋倒打碎也罷，只我年已六旬，單生一子，倘救不醒，卻叫我靠著那個？分明是這潑婦害我！我今又有一計在此，須是這般這般，他卻那裡參透得我的機關！」

次日，封了二十兩銀子，四疋緞子，叫一個小使持著，竟去見段媽媽。石先生見了段媽媽，雙膝跪下，遞了禮物，拜了四拜，道：「有事相求。」媽媽連忙答禮道：「這禮物如何可受？有事見托，自然盡心，但不知所托何事？請說就是。」先生道：「媽媽若收了禮物，我才說；若不收時，我只跪著不起。」媽媽見了這許多禮物，心下卻也有些動火，便道：「這樣收了，請起來說。」石先生道：「有個小兒，特求媽媽作伐。」媽媽道：「卻是那家？」先生道：「富員外令愛雲來小姐。」媽媽道：「這小姐生性古怪得緊，千家萬家來求，只是不肯，一心只要修行成仙去哩！恐怕說也沒用，實難奉命。」石先生又跪下道：「媽媽，沒奈何，救我一家之命。」媽媽連忙扯起石先生道：「先生只要求親，為何說救一家之命。」先生道：「實不相瞞，卻有至情告訴與媽媽聽。」媽媽道：「卻是為何？」先生道：「前番為令郎之事，得罪了雲來姐，用法把大石人塞我大門，四方的人，卻把這節事當笑話說，哄傳道我課卜不靈，自此以後，鬼也沒得上門。今又因烏有之事，得罪雲來姐，用法使雷打碎正屋。這也罷了，只是我年已六旬，止生一子，卻被雷震，半死在家。俗語說得好：『解鈴須用縛鈴人。』若非雲來姐救，如何得醒？」媽媽道：「這樣說，只消求他救令郎便是，何必求親？」先生道：「小姐與我作對，只因與我沒甚關切，若結了婚姻，則我的兒子便是他丈夫，至親骨肉，料不來破我的法了。且他的道術委實高妙，我卻萬萬不如。得他做了媳婦，助我行道，我的生意日興一日，豈不更妙？所以特來相求。」說畢又跪。媽媽見他求得懇切，應允道：「請起，待我說來。」先生道：「請媽媽就去，我在此等一等。」

那媽媽只得三腳兩步，走到富家。卻好富員外立在門首，媽媽把這話說了一遍。富員外道：「我再三勸他嫁人，他總不肯。媽媽，除非你去勸他，若勸的肯了，我自然應允了。」這正是：

得他心肯日，是我運通時。

媽媽徑進房內來雲來姐。雲來道：「媽媽來意，我已預先知道，不必再說。我修行念重，誓不嫁人，只因與那石先生做下兩番對頭，俗語說得好：『冤家宜解不宜結。』若結了親，全了兩家和氣，盡也使得。」媽媽聽說大悅，卻不知石先生求親是用的計，雲來應允，也是個計。那石先生的計，雲來曉得，雲來的計，石先生卻不曉得。媽媽總不曉得兩邊都是計，回家將雲來的話，一一覆了石先生。先生大悅，便道：「既蒙許允，則我的兒子便是他丈夫，須求他一個符兒救醒。」媽媽又向雲來求符。雲來即刻畫一張與他。那先生歡天喜地，走將回去，貼在兒子背上，即時醒了。石先生求親一節，恐雲來日久反悔，即於三日內行聘，並揀下吉期，就要成親。

卻說石先生一心只要害雲來，選個癸亥滅絕日，又是玄武黑道，周堂值婦紅紗殺、往亡殺，白虎入中宮，又是星日馬與昂日雞交爭，鬥木獬、鬼金羊聚會。許多惡星值日，叫他來時，踏著便死。又有天羅地網，若兜著就死。

卻說雲來姐收了禮物，將吉期貼兒一看，把手一輪，心中暗想道：「這妖賊果來害我！這些機關，難道我不曉得？」悄悄吩咐段媽媽道：「我進石家之門，須要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各樣物件，可一一為我齊備。」媽媽應允了，回復石先生。石先生大悅，心思想道：「這潑賤有些什麼本事，只我這些機關也認不破？如今落在我圈套中，看他走到那裡去！」於是喚集工匠，把那雷打倒的正屋從新造起來，喚了鼓樂，結了彩轎，大吹大擂，到富家迎接新人。好不熱鬧，有詞為證，詞名《鷓鴣天》：

佳氣盈盈透碧空，洞房花燭影搖紅。雲來仙女游蓬島，瑤闕嫦娥降月宮。諸惡退，福星拱，陰陽變化古今同。石公機變真奇訣，又被仙姑道達通。

只見雲來坐轎進門，叫媽媽把芸柏香先燒下一爐。原來芸柏香最能驅邪退惡，那些惡星俱迴避了。下轎之時，媽媽將地下鋪了白布，不踏著黑道；背行入門，不衝往亡；大紅綾一姑方，兜了頭臉，不犯紅紗殺；馬鞍跨過，不惹星日馬。昂日雞，被他將五穀吃了；鬼金羊，以寸草降之；鬥木獬，以方門衝之；夜遊神，用兩瓶酒解之。以此諸般惡星，各各被他解過。拜了香案歸房，卻沒一些事兒。

原來石公只曉得演法，不曉得破法，一些兒不懂。心中想道：「這也作怪得緊，百般演鎮他，他卻動也不動。今日是大殺白虎直房內，這會兒入房，定被白虎殺死，看他躲那裡去！」雲來早已知道，來到房內，叫媽媽將青銅鏡一面，照著自己，將白帕一方，往新官人背後一兜，不多時，只見那新官人骨碌碌一交跌倒在地，昏迷不醒了。石公慌忙進房，放聲大哭，雙膝跪下救饒。雲來道：「不妨，不妨，待我救他。」取了一杯淨水，念個咒兒，將淨水一噴，新官人醒了，卻是兩眼釘定，做聲不得，好像軟癱一般。石公想道：「我用這許多心計，指望害他，反卻被他害了。叫他不要慌，我又有處。」正是：

計就月中擒玉兔，謀成金殿捉嫦娥。

到了次日，石公將天罡訣法看到深奧處，內有殺法，極是靈驗。雲來是庚戌生的，他到正南方上，用大斧砍一枝帶花的桃枝，買一隻大雌狗，辦備香花燈燭，書下幾道符，把雲來年月日時寫了，貼在狗身上，步罡作法。雲來在房，早已知道了，連忙叫段媽媽來，道：「我今番要死也！當初我救你兒子的性命，須你救我。公公在後園作法，此法卻是難解，必須死後三日方可救活。我死之時，你可接我爹爹來，要他停三日才可入殮。你等我屍首入棺之時，不要與四眼人見，左手拿個木杓，杓柄朝著門口，大門上敲三下，連叫三聲『雲姐』，用左腳踢開大門。可一一依我而行。」吩咐已了。

卻說石公在後園作法已完，把狗連打七七四十九桃頭，左手揮劍，右手擲訣，一劍殺死了那狗。這雲來正坐房中，忽然叫聲苦，仆倒在地。石公見雲來果死了，大喜道：「這番卻除了一害，你如何鬥得我過！」便去買一口棺材，將屍停於中堂。那媽媽見雲來死了，連忙去請富員外來。員外來大哭一場，那石公恐他又用法兒醒轉，便要即時人殮。員外決然不肯，定要停到三日。將殮之時，媽媽依計而行，卻去大門上連打三下，連叫三聲，踢開大門。一聲響亮，只見雲來一個翻身，跳將起來：「咦！你倒用計要害我死，我偏不死呀！卻叫你父子兩死在今夜四更時分。」石公看雲來跳起，呆了半晌，面如土色；又聽他說父子兩個卻要死在今夜，越發慌了。想著道：「仔的法兒，委實鬥不過，費盡心機，倒討這個禍碎進門，卻怎麼好？不若求他一番，陪上一些不是，仍先送他回家罷了。」於是雙膝跪下，在雲來面前，父子兩人磕百十個頭，道：「今後再不敢冒犯，只求饒恕。」雲來哈哈的大笑，道：「好貨兒，思量要我做媳婦！若饒你父子性命，須一一依我才使得。」石公道：「但憑吩咐，敢不依從。」雲來道：你到清淨（下缺）。